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四

第四十四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詩曰

豪傑遭逢信有因 連環鈎鎖共相尋 矢言一德情

堅石 軟血同心義斷金 七國爭雄今繼迹 五胡

雲擾振遺音 漢廷將相^馬得^得繇^巧 莫惜梁山錯用心

話說當時李逵挺着朴刀來開李雲兩個就官路傍邊問
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
不要聞都聽我說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師父聽說小弟
多蒙錯愛指教鎗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

要與他
說知

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着他來照管李
大哥不爭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
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却纔李大哥哥乘勢要壞師父却是
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殺了這些土兵我們本待去得遠
了猜道師父回去不得必來趕我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恩
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個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
今殺害了許多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風你怎生回去見得
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吃官司責怪又無人來相救不如今
日和我們一同上山投遼宋公明入了夥未知尊意若何
李雲尋思了半晌便道賢弟只怕他那里不肯收留我麼
朱富笑道師父你如何不知山東及時雨大名專一招賢

看本妻
小人是
累人

納士結識天下好漢李雲聽了歎口氣道閃得我有家難
逃有國難投只喜得我又無妻小不怕吃官司拿了只得
隨你們去休李逵便笑道我哥哥你何不早說便和李雲
剪拂了這李雲不曾娶妻小亦無家蕩當下三人合作一
處來趕車子半路上朱富接見了大喜四籌好漢跟了車
仗便行於路無話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着馬麟鄭
天壽都相見了說道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箇下山來探
聽你消息今既見了我兩個先去回報當下二人先上山
來報知次日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
聚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相見衆
好漢說道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次

他的娘
被老虎
吃了倒
都大笑
起來絕
無一此
道學氣
妙妙

後朱貴引朱富參拜衆位說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笑面
虎都相見了李逵訴說取娘至沂嶺被虎吃了因此殺了
四虎又說假李逵剪徑被殺一事衆人大笑晁宋二人笑
道被你殺了四個猛虎今日山寨裡又添的兩個活虎上
山正宜作慶衆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羊宰牛做筵席慶賀
兩個新到頭領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吳用道
近來山寨十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皆是二公
之德也衆兄弟之福也然是如此還請朱貴仍復掌管山
東酒店替回石勇侯健朱富老小另撥一所房舍住居目
今山寨事業大了非同舊日可再設三處酒館專一探聽
吉凶事情往來義士上山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可以

報知如何進兵好做準備西山地面廣闊可令童威童猛
弟兄兩個帶領十數個火伴那裏開店令李立帶十數個
火家去山南邊那里開店令石勇也帶十來個伴當去北
山那里開店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接應船隻但有緩
急軍情飛捷報來山前設置三座大關專令杜遷總行守
把但有一應委差不許調遣早晚不得擅離又令陶宗旺
把總監工掘港汊修水路開河道整理宛子城垣築彼山
前大路他原是莊戶出身修理久慣令蔣敬掌管庫藏倉
廩支出納入積萬累千精通書算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
山上山下三關把隘許多行移關防文約大小頭領號數
煩令金大堅刊造雕刻一應兵符印信牌面等項令侯健

管造衣袍鎧甲五方旗號等件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
 房舍廳堂令馬麟監管修造大小戰船令宋萬白勝去金
 沙灘下寨令王矮虎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令穆春朱富
 管收山寨錢糧呂方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令宋
 清專管筵宴都分撥已定筵席了三日不在話下梁山泊
 自此無事每日只是操練人馬教演武藝水寨裡頭領都
 教習駕舡赴水舡上廝殺亦不在話下忽一日宋江與晁
 蓋吳學究并眾人閒話道我等弟兄眾位今日都共聚大
 義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我想他回蘄州探母叅師期
 約百日便回今經日又不知信息莫非昧信不來可煩戴
 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實下落如何不來戴宗

道愿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
 當日戴宗別了眾人次早打扮做個承局下山去了但見
 雖為走卒不占軍班一生常作異鄉人兩腿欠他行路
 債尋常結束青衫皂帶繫其身趕趁程途信籠文書常
 愛護監司出入皂花藤杖掛宣牌帥府行軍夾棒黃旗
 書令字家居千里日不移時便到廳堦緊急軍情時不
 過刻不違宜限早向山東食黍米晚來魏府吃鵝梨
 且說戴宗自離了梁山泊取路望蘄州來把四個甲馬拴
 在腿上作起神行法來於路只吃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
 三日來到沂水縣界只聞人說道前日走了黑旋風傷了
 好多人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至今無獲處戴宗聽

了冷咲當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看見了戴宗走得快那人立住了脚便叫一聲神行太保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坡下小徑邊立着一個大漢怎生模樣但見

白范陽笠子如銀盤拖着紅纓皂團領戰衣似翡翠圍成錦綉胳膊纏裹肚腿緝護膝襯翰鞋沙魚鞘斜插簪刀筆管鎗銀絲纏桿那人頭圓耳大鼻直口方生得眉秀目疎畧細膀濶遠看毒龍離石洞近觀飛虎下雲端戴宗聽得那人叫了一聲神行太保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曾拜識如何呼喚賤名那漢慌忙答道足下直乃是神行太保撇了鎗便拜倒在地戴宗連忙扶住答禮

問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漢道小弟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酒肆裡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中吃酒相會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擅進誠恐不納因此心意未定進退蹉跎不曾敢來外日公孫先生所說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山寨裡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常因此喚一聲看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心而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爲公孫勝先生回薊州去杳無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

蘄州探聽消息尋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却遇足下相會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蘄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棄就隨侍行兄長同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回梁山泊去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結拜爲兄戴宗收了甲馬兩個緩緩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置酒請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葷兩個只買些素飯相待結義爲兄弟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吃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問道兄長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走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

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趕得我走楊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的人比不得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是我的這法諸人都帶得作用了時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吃素並無妨碍當時取兩個甲馬替楊林縛在腿上戴宗也只縛了兩個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個輕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着戴宗行兩個於路閒說些江湖上的事雖只見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兩個行到已牌時分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却自認得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兀那高山裏常常有大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爲山勢秀麗水遶峰環以此喚做飲馬川兩個正來到

山邊過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出一二百小
嘍囉攔住去路當先擁着兩籌好漢各挺一條朴刀大喝
道行人須住脚你兩個是甚麼鳥人那里去的會事的快
把買路錢來饒你兩個性命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
那呆鳥撚着筆管鎗搶將入去那兩個頭領見他來得兇
走近前來看上首的那個便叫道且不要動手兀的不
是楊林哥哥麼楊林見了却纔認得上首那個大漢提着
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個長漢都來施禮罷楊林
請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弟兄相見戴宗問道
這兩個壯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便道這個認得小
弟的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姓鄧名飛爲他雙
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眼狻猊能使一條鉄鏈人
皆近他不得多曾合夥一別五年不曾見面誰想今日他
却在這裡相遇着鄧飛便問道楊林哥哥這位兄長是誰
必不是等閒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是梁山泊好漢中神
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
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兩個頭領慌
忙剪拂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
戴宗看那鄧飛時生得如何有詩為証

原是襄陽閔撲漢

江湖飄蕩不思歸

多食人肉雙

睛赤火眼狻猊是鄧飛

當下二位壯士施禮罷戴宗又問道這位好漢高姓大名

鄧飛道我這兄弟姓孟名康祖貫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舡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舡嗔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弃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一個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看那孟康時怎生模樣有詩為証

能攀強弩衝頭陣 善造艨艟越大江 真州妙手樓

舡匠 白玉幡竿是孟康

當時戴宗見了二人心中甚喜四籌好漢說話間楊林問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一年之上只近半載之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個哥

哥姓裴名宣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兄出身及好刀筆為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他鉄面孔目亦會拈鎗使棒舞劍輪刀智勇足備為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里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三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讓他人年長見在山寨中為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嘍囉牽過馬來請戴宗楊林都上了馬四騎馬望山寨來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肉白肥胖四平八穩心中暗喜怎見得有詩為証

問事時智巧心靈 落筆處神踴鬼哭 心平怨毫髮
無私 稱裴宣鉄面孔目

當下裴宣出寨來降階迎接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
俱各講禮罷謙讓戴宗正面坐了次是裴宣楊林鄧飛孟
康五籌好漢賓主相待坐定筵宴當日大吹大擂飲酒一
團和氣看管聽說這也都是地煞星之數時節到來天幸
自然義聚相逢衆人吃酒中間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
頭領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四方豪傑待人接物一團和氣
仗義疎財許多好處衆頭領同心協力八百里梁山泊如
此雄壯中間宛子城蓼兒洼四下里都是茫茫烟水更有
許多軍馬何愁官兵到來只管把言語說他三個裴宣回

道小弟寨中也有二百來人馬財賦亦有十餘輛車子糧
食草料不算倘若仁兄不棄微賤時引薦于大寨入夥愿
聽號令効力未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
接納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
可便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薊州見了公孫勝先
生回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往衆人大喜酒至半
酣移去後山斷金亭上看那飲馬川景致吃酒端的好個
飲馬川但見

一望茫茫野水週迴隱隱青山幾多老樹映殘霞數片
絲雲飄遠岫荒田寂寞應無稚子看牛古渡淒涼那得
奚人飲馬只好強人安寨柵偏宜好漢展旌旗

戴宗看了這飲馬川一派山景喝采道好山好水真乃秀麗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鄧飛道原是幾個不成材小厮們在這里屯札後彼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衆皆大笑五籌好漢吃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劍飲酒戴宗稱贊不已至晚各自回寨內安歇次日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三位好漢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裡來收拾行裝整理動身不在話下且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薊州城外投個客店安歇了楊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孫勝先生是個出家人必是山間林下村落中住不在城裡戴宗道說得是當時二人先到城外一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個人曉得

他住了一日次早起來又去遠近村坊街市訪問人時亦無一個認得兩個又回縣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敢怕城中有人認得他當日和楊林却入薊州城裡來尋他兩個尋問老成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刹居住楊林正行到一個大街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個人來戴宗楊林立在街上看時前面兩個小牢子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一個捧着若干段子采贈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罩着一個押獄劊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綉兩眉入鬚鳳眼朝天淡黃面皮細細有幾根髭鬚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跟一個叔伯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續後

一個新任知府却認得他因此就叅他做兩院押獄兼充市曹行刑劊子因爲他一身好武莩面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閨索楊雄有一首臨江仙詞單道着楊雄好處但見

兩臂雕青鑄嫩玉頭巾環眼嵌玲瓏髮邊爰插翠芙蓉背心書劊字衫串染猩紅問事廳前逞手段行刑處刀利如風微黃面色細眉濃人稱病閨索好漢是楊雄

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原來纔去市心裡決刑了回來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前迎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盞只見側首小路里又撞出七八個軍漢來為

頭的一個叫做踢殺羊張保這漢是薊州守禦城池的軍帶着這幾個都是城裡城外時常討閑錢使的破落戶漢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有人惧怕他因此不怯氣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段匹帶了這幾個沒頭神吃得半醉却好趕來要惹他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盞那張保撥開衆人鑽過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吃酒張保道我不要酒吃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楊雄道雖是我認得大哥不曾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看的怎麼是詐得百姓的你來放刁我與你軍衛有司各無

統屬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一鬪先把花紅段子都搶
了去楊雄叫道這廝們無禮却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
被張保匹胸帶住背後又是兩個來拖住了手那幾個都
動起手來小牢子們各自回避了楊雄被張保并兩個軍
漢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氣解折不開正鬧中間只見
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憚不得
那大漢看了路見不平便放下柴擔分開衆人前來勸道
你們因甚打這節級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春餓
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大怒焦燥起來將
匹頭只一提一交擲翻在地那幾個掣間的見了却
待要來動手早被那大漢一拳一個都打的東倒西歪楊

雄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動一對拳頭攙梭相似
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張保慙慙不是頭扒將起來
一直走了楊雄忿怒大踏步趕將去張保跟着搶包袱的
走楊雄在後面追着趕轉小巷去了那大漢兀自不歇手
在路口尋人廝打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
好漢此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真壯士也有詩爲証

路見不平真可怒 拔刀相助是英雄 那堪石秀真
豪傑 慷慨相投入夥中

當時戴宗楊林向前邀住勸道好漢且看我二人薄面且
罷休了兩個把他扶勸到一個巷內楊林替他挑了柴擔
戴宗挽住那漢手邀入酒店裡來楊林放下柴擔同到閣

兒裡面那大漢叉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禍
戴宗道我弟兄兩個也是外鄉人因見壯士仗義之心只
恐足下拳手太重悞傷人命特地做這個出場請壯士酌
三盃到此相會結義則個那大漢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
小人這場却又蒙賜酒相待實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文雅有何傷乎且請坐戴宗相讓那漢那里肯僭
上戴宗楊林一代坐了那漢坐于對席叫過酒保楊林身
邊取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問但有下飯只
顧買來與我們吃了一發總筭酒保接了銀子去一面鋪
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三人飲過數盃戴宗問道壯士高
姓大名貴鄉何處那漢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

建康府人氏自小學得些鎗棒在身一生執意路見不平
但要去相助人都喚小弟作拚命二郎因隨叔父來外鄉
販羊馬賣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還鄉不得流
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既蒙拜識當以實告戴宗道小可
兩個因來此間幹事得遇壯士如此豪傑留落在此賣柴
怎能勾發跡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
石秀道小人只會使些鎗棒別無甚本事如何能勾發達
快樂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
臣閉塞小可一個薄識因一口氣去投遼了梁山泊宋公
明入夥如今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
早晚都做個官人石秀嘆口氣道小人便要去也無門路

此處有
闕目

可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時小可當以相薦石秀道小人
不敢拜問二位官人貴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
楊名林石秀道江湖上聽的說個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
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
兩銀子送與石秀做本錢石秀不敢受再三謙讓方纔收
了作謝二人藏在身邊纔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
欲要和戴宗楊林說些心腹之話投托入夥只聽的外面
有人尋問入來三個看時却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都
是做公的趕入酒店裡來戴宗楊林見人多吃了一驚開
闕兩個慌忙走了石秀起身迎住道節級那里去來楊雄
便道大哥何處不尋你却在这里飲酒我一時被那厮封

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氣力救了我這場便宜一時
間只顧趕了那厮去奪他包袱却撇了足下這夥兄弟聽
得我厮打都來相助依還奪得搶去的花紅段匹回來只
尋足下不見却纔有人說道兩個客人勸他去酒店裡吃
酒因此纔知得特地尋將來石秀道却纔是兩個外鄉客
人邀在这里酌三盃說此三閑話不知節級呼喚楊雄大喜
便問道足下高姓大名貴鄉何處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
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性直路見不
平便要去捨命相護以此都喚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隨叔
父來此地販賣羊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流
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楊雄看石秀時果然好個壯士生

得上下相等有首西江月詞單道着石秀好處但見

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澆油心雄膽大有機謀到處

逢人搭救全仗一條桿棒只憑兩個拳頭掀天敵價滿

皇州拚命三郎石秀

當下楊雄又問石秀道却絕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石秀道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關以此去了楊雄道恁地時先喚酒保取兩甕酒來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吃了去明日却得來相會衆人都吃了酒自去散了楊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見外想此間必無親眷我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弟兄如何石秀見說大喜便說道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

有見識

弟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爲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果來我和兄弟今日吃個盡醉方休正飲酒之間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帶領了五七個人直尋到酒店裡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山來做甚麼潘公道我聽得你和人廝打特地尋將來楊雄道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廝見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好且叫這幾個弟兄吃碗酒了去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衆人三碗吃了去便教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挈也不枉

了公門中出入誰敢欺負他又問道叔叔原曾做甚買賣
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潘公道叔叔曾省得殺
牲口的勾當麼石秀笑道自小吃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
殺牲口潘公道老漢原是屠戶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
止有這個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了這行
衣飯三人酒至半酣計筭了酒錢石秀將這擔柴也都准
了三人取路回來楊雄入得門便叫大嫂快來與這叔叔
相見只見布簾裡面應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楊雄道你且
休問先出來相見布簾起處搖搖擺擺走出那個婦人來
生得如何石秀看時但見

黑鬢鬢兒細彎彎眉兒光溜溜眼兒香噴噴口兒直

○就○是○淫○婦○了○

隆隆鼻兒紅乳乳腮兒粉瑩瑩臉兒輕孃孃身兒玉纖
纖手兒一捻捻腰兒軟膿膿肚兒竅尖尖脚兒花簇簇
鞋兒肉妳妳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窄湫湫緊擱

擱紅鮮鮮黑稠稠正不知是甚麼東西有詩爲証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

頭落 暗裡教君骨髓枯

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喚做巧雲先嫁
了一個吏員是薊州人喚做王押司兩年前身故了方纔
晚嫁得楊雄未及一年夫妻石秀見那婦人出來慌忙向
前施禮道嫂嫂請坐石秀便拜那婦人道奴家年輕如何
敢受禮楊雄道這個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你是嫂嫂

可受半禮當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那婦人還
了兩禮請入來裡面坐地收拾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不
在話下過了一宿話休絮煩次日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
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幘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
都教去取來楊雄家裡安放了却說戴宗楊林自酒店裏
看見那夥做公的人來尋訪石秀開闕裡兩個自走了回
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尋問公孫勝兩日絕無人
認得又不知他下落住處兩個商量了且回去要便再來
尋訪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薊州自投飲馬川來
和裴宣鄧飛孟康一行人馬扮作官軍星夜望梁山泊來
戴宗要見他功勞又糾合得許多人馬上山這段話下來

接着再說有楊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開屠宰
作坊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又有一間空
房在後面那裏井水又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安歇
在裡面又好照管石秀見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尋了
個舊時識熟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帳目石秀應承了叫了
副手便把大青大綠粧點起肉案子水盆砧頭打磨了許
多刀仗整頓了肉案打併了作坊猪圈赶上十數個肥猪
選個吉日開張肉舖衆鄰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吃了一
兩日酒楊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都歡喜自此無話一向
潘公石秀自做買賣不覺光陰迅速又早過了兩個月有
餘時值秋殘冬到石秀裡裡外外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

細○果○然○精○

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縣買豬三日了方回家來只見
舖店不開却到家裡看時肉案砧頭也都收過了刀仗家
火亦藏過了石秀是個精細的人看在肚裡便省得了自
心中忖道常言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哥哥自出外去
當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以定背後
有說話又見我兩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
做買賣我休等他言語出來我自先辭了回鄉去休自古
道那得長遠心的人石秀已把豬趕在圈裡却去房中換
了脚手收拾了包裹行李細細寫了一本清帳從後面入
來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請石秀坐定吃酒潘公道叔
叔遠出勞心自趕豬來辛苦石秀道禮當丈丈且收過了

此○處○亦○
都○有○開○

這本明白帳目若上面有半點私心天地誅滅潘公道叔
叔何故出此言並不曾有個甚事石秀道小人離鄉五七
年了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特地交還帳目今晚辭了哥
哥明早便行潘公聽了大笑起來道叔叔差矣你且住聽
老漢說那老子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報恩壯士提
三尺破戒沙門喪九泉畢竟潘公對石秀說出甚言語來
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拚命三郎是箇漢子一刀兩段再無葛藤却
又精細所稱智勇足備者非耶楊雄一見便認他爲弟
亦自具眼到底得他氣力豪傑相逢多是如此若是道

學先生便有多少瞻前顧後
又曰戴宗結識石家三郎一節却自可取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五

第四十五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偈曰

朝看楞伽經 暮念華嚴呪 種瓜還得瓜 種豆還

得豆 經呪本慈悲 冤結如何救 照見本來心

方便多竟究 心地若無私 何用求天祐 地獄與

天堂 作者還自受

話說這一篇言語古人留下单說善惡報應如影隨形既
修二祖四緣當守三歸五戒叵耐緇流之輩專為狗彘之
行辱莫前修遺臭後世庸深可惡哉當時潘公說道叔叔

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兩夜不曾回家今日回來見收拾過了家火什物叔叔已定心裡只道是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個王押司不幸沒了今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今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則個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然丈丈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並不要疑心只顧隨分且過當時吃了幾杯酒并些素食收過了杯盤只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罷鼓鈸鐘磬香燈花燭厨下一面安排齋食楊雄到申牌時分回家走一遭分付石秀道賢弟我今夜却限當牢不得前來凡事央你支持則個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晚間兄弟替你料理楊雄去了石秀自在門前照管沒多時只見一個年紀小的和尚揭起簾子人來石秀看那和尚時端的整齊但見

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子勻搽一領黃烘烘直裰初縫使沉速梅檀香漆山根鞋履是福州漆到深青九縷絲絛係西施買來真紫那和尚光溜溜一雙賊眼只睨趁施主嬌娘這禿驢美甘甘滿口甜言專說誘喪家少婦淫情發處草庵中去覓尼姑色胆動時方丈內來尋行者仰觀神女思同寢每見嫦娥要講歡

那和尚入到裡面深深地與石秀打個問訊石秀答裡道
 師父少坐隨背後一個道人挑兩個盒子入來石秀便叫
 丈丈有個師父在這里潘公聽得從裡面出來那和尚便
 道乾爺如何一向不到弊寺老子道便是開了這些店面
 却沒工夫出來那和尚便道押司週年無甚罕物相送些
 少掛麵幾包京棗老子道阿也甚麼道理教師父壞鈔教
 叔叔收過了石秀自搬人去叫點茶出來門前請和尚吃
 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不敢十分穿孝重只是淡粧輕
 抹便問叔叔誰送物事來石秀道一個和尚叫丈丈做乾
 爺的送來那婦人便笑道是師兄海闍黎裴如海一個老
 誠的和尚他是裴家絨線舖裡小官人出家在報恩寺中

你愛他
 聲他却
 愛自色

因他師父是家裡門徒結拜我父做乾爺長奴兩歲因此
 上叫他做師兄他法名叫做海公叔叔晚間你只聽他請
 佛念經有這般好聲音石秀道緣來恁地自肚裡已有些
 瞧科那婦人便下樓來見和尚石秀却背义着手隨後跟
 出來布簾裡張看只見那婦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
 向前來合掌深深的打個問訊那婦人便道甚麼道理教
 師兄壞鈔和尚道賢妹些少薄禮微物不足掛齒那婦人
 道師兄何故這般說出家人的物事怎的消受的和尚道
 弊寺新造水陸堂也要來請賢妹隨喜只恐節級見怪那
 婦人道家下拙夫却不恁的計較老母死時也曾許下血
 盆願心早晚也要到上刹相煩還了和尚道這是自家的

事如何恁地說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辦來那婦人道師兄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只見裡面姬媪捧茶出來那婦人拿起一盞茶來把帕子去茶鍾口邊抹一抹雙手遞與和尚那和尚一頭接茶兩隻眼涎瞪瞪的只顧看那婦人身上這婦人也嘻嘻的笑着看這和尚人道色胆如天却不妨石秀在布簾裡張見石秀自肚裡暗忖道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那婆娘常常的只顧對我說些風話我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原來這婆娘倒不是個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裡敢替楊雄做個出場也不見的石秀此時已有三分在意了便揭起布簾走將出來那和尚放下茶盞便道大郎請坐這婦人便察口道這

個叔叔便是拙夫新認義的兄弟那和尚虛心冷氣動問

道大郎貴鄉何處高姓大名石秀道我姓石名秀金陵人

氏也說與他因爲只好閑管替人出力以此叫做拚命三郎我是個

龕鹵漢子禮數不到和尚休怪裴如海道不敢不敢小僧

去接衆僧來赴道場相別出門去了那婦人道師兄早來

些個那和尚應道便來了婦人送了和尚出門自入裡面

來了石秀却在門前低了頭只顧尋思看官聽說原來但

凡世上的人情惟和尚色情最緊爲何說這等話且如俗

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緣何見得和尚家色

情最緊說這句話這上三卷書中所說潘驢鄧小僧惟有

和尚家第一閒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齋好供住

不必可剛

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無俗事所煩房裡好床好鋪睡着無得尋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假如譬喻說一個財主家雖然十相俱足一日有多少閑事惱心夜間又被錢物掛念到三更二更總睡總有嬌妻美妾同床共枕那得情趣又有那一等小百姓們一日假辛辛苦苦掙扎早晨巴不到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晚來未上床先去摸一摸米瓮看到底沒顆米明日又無錢總然妻子有些顏色也無些甚麼意興因此上輪與這和尚們一心閉靜專一理會這等勾當那時古人評論到此去處說這和尚們真個利害因此蘇東坡學士道不禿不毒不禿不禿轉禿轉毒轉禿轉禿和尚們還有四句言語道是

一箇字便是僧 兩箇字是和尚 三箇字鬼樂官

四字色中餓鬼

且說這石秀自在門前尋思了半晌又且去支持管待不多時只見行者先來點燭燒香少刻海闍黎引領眾僧却來赴道場潘公石秀接着相待茶湯已罷打動鼓鈸歌詠讚揚只見海闍黎同一個一般年絕小的和尚做闍黎搖動鈴鉞發牒請佛獻齋讚供諸天護法監壇主盟追薦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只見那婦人喬素梳妝來到法壇上執着手爐拈香禮佛那海闍黎越起精神搖着鈴鉞念動真言這一堂和尚見了楊雄老婆這等模樣都七顛八倒起來但見

金瓶梅 卷之四十五 五 谷興堂藏

亦太俗
亦太俗
亦太俗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闍黎沒亂誦真言豈願高
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錯拿香盒宣名表白
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沙彌王押司念爲押禁動鏡的
望空便撒打鈸的落地不知敲鈸子的軟做一團擊響
磬的酥做一塊滿堂喧闐繞席縱橫藏主心忙擊鼓錯
敲了徒弟手維那眼亂磬槌打破了老僧頭十年苦行
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那衆僧都在法壇上看見了這婦人自不覺都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一時間愚迷了佛性禪心拴不定心猿意馬以
此上德行高僧世間難得石秀却在側邊看了也自冷笑
道似此有甚功德正謂之作福不如避罪少間証盟已了

請衆人和尚就裡面吃齋海闍黎却在衆僧背後轉過頭
來看看那婦人嘻嘻的笑那婆娘也掩着口笑兩個都眉
來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看在眼裡自有五分來不快意
衆僧都坐了吃齋先飲了幾杯素酒搬出齋來都下了襯
錢潘公道衆師父飽齋則個衆和尚說道感承施主虔心
足矣了少刻衆僧齋罷都起身行食去了轉過一遭再入
道場石秀心中好生不快意只推肚疼自去睡在板壁後
了那婦人一點情動那里顧的防備人看見便自去支持
衆僧又打了一回鼓鈸動事把些茶食果品煎點海闍黎
着衆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召亡叅禮三寶追薦
到四更時分衆僧困倦這海闍黎越逞精神高聲看誦那

把淫情
淫態一
畫出

婦人在布簾下看了慾火熾盛不覺情動便教姪孃請海和尚說話那賊禿慌忙來到婦人面前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說道師兄明日來取功德錢時就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不要忘了和尚道小僧記得只說要還願也還了好和尚又道你家這個叔叔好生利害婦人應道這個采他則甚又不是親骨肉海闍黎道恁的小僧却總放心我只道是節級的至親兄弟兩個又戲笑了一回那和尚自出去判斛送亡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後假睡正張得着都看在肚裡了當夜五更道場滿散送佛化紙已了衆僧作謝回去那婦人自上樓去睡了石秀却自尋思了氣道哥奇恁的豪傑却恨撞了這個淫婦忒了一肚皮烏氣自去

作坊裡睡了次日楊雄回家俱各不提飯後楊雄又出去了只見海闍黎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的僧衣逕到潘公家來那婦人聽得是和尚來了慌忙下樓出來接着邀入裡面坐地便叫點茶來那婦人謝道夜來多教師父勞神功德錢未曾拜納海闍黎道不足掛齒小僧夜來所說血盆懺願心這一事特稟知賢妹要還時小僧寺裡見在念經只要都疏一道就是那婦人道好好便叫姪孃請父親出來商議潘公便出來謝道老漢打熬不得夜來甚是有失陪侍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無人管待却是休怪休怪那和尚道乾爺正當自在那婦人便道我要替娘還了血盆懺舊願師兄說道明日寺中做好事就附答還了先

還是
還自己

教師兄去寺裡念經我和你明日飯罷去寺裡只要証盟
 懺疏也是了當一頭事潘公道也好明日只怕買賣緊櫃
 上無人那婦人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却怕怎的潘公
 道我兒出口為願明日只得要去那婦人就取些銀子做
 功果錢與和尚去有勞師兄莫責輕微明日准來上利討
 素麪吃海關黎道謹候拈香收了銀了便起身謝道多承
 布施小僧將去分俵眾僧來日專等賢妹來証盟那婦人
 直送和尚到門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裡安歇起來宰猪
 趕趁却說楊雄當晚回來安歇那婦人待他吃了晚飯洗
 了脚手却去請潘公對楊雄說道我的阿婆臨死時孩兒
 許下血盆經懺願心在這報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兒去那

里証盟酬了便回說與你知道楊雄道大嫂你便自說與
 我何妨那婦人道我對你說又怕你嗔怪因此不敢與你
 說當晚無話各自歇了次日五更楊雄起來自去畫卯承
 應官府石秀起來自理會做買賣只見那婦人起來濃粧
 艷飾包了香盒買了紙燭討了一乘轎子石秀自一早晨
 顧買賣也不來管他飯罷把姪媛迎兒也打扮了已牌時
 候潘公換了一身衣裳來對石秀道小弟相煩叔叔照管
 門前老漢和拙女同去還些願心便回石秀笑道多燒些
 好香早早來石秀自肚裡已知了且說潘公和迎兒跟着
 轎子一逕望報恩寺裡來有詩為証
 眉眼傳情意不分 秃奴纏戀女釵裙 設言寶利還

金瓶梅

卷之四十五

經願 却向僧房會雨雲

却說海闍黎這賊禿單爲這婦人結拜潘公做乾爺只吃楊雄阻滯碍眼因此不能勾上手自從和這婦人結拜起只是眉來眼去送情未見真實的意因這一夜道場裡纔見他十分有意期日約定了那賊禿磨鎗備劍整頓精神先在山門下伺候着見轎子到來喜不自勝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勞和尚那婦人下轎來謝道多多有勞師兄海闍黎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衆僧都在水陸堂上從五更起來誦經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賢妹來証盟却是多有功德把這婦人和老子一引到水陸堂上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燭之類有十數個僧人在彼看經那婦人都道

了萬福參禮了三寶海闍黎引到地藏菩薩面前証盟懺悔罷疏頭便化了紙請衆僧自去吃齋着徒弟陪侍海和尚却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裡拜茶一邀把這婦人引到僧房裡深處預先都準備下了叫聲師哥拿茶來只見兩個侍者捧出茶來白雪錠器盞內硃紅托子絕細好茶吃罷放下盞子請賢妹裡面坐一坐又引到一個小小閣兒裡琴光黑漆春臺掛幾幅名人書畫小卓兒上焚一爐妙香潘公和女兒一代坐了和尚對席迎兒立在側邊那婦人道師兄端的是好個出家人去處清幽靜樂海闍黎道娘子休笑話怎生比得貴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師兄一日我們回去那和尚那里肯便道難得乾爺在此又不是

外人今日齋食已是賢妹做施主如何不吃筋麩了去師哥快搬來說言未了却早托兩盤進來都是日常裡藏下的希奇果子異樣菜蔬并諸般素饌之物排一春臺那婦人便道師兄何必治酒無功受祿和尚笑道不成禮數微表薄情而已師哥兒將酒來斟在盃內和尚道乾爺多時不來試嘗這酒老兒飲罷道好酒端的味重和尚道前日一個施主家傳得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壻吃老子道甚麼道理和尚又勸道無物相鬪賢妹娘子胡亂告飲一盃兩個小師哥兒輪番篩酒迎兒也吃勸了幾盃那婦人道酒住吃不去了和尚道難得賢妹到此再告飲幾盃潘公叫轎夫入來各人與他一盃酒吃和尚

道乾爺不必記掛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處吃酒麩乾爺放心且請開懷自飲幾盃原來這賊秃爲這個婦人特地對付下這等有力氣的好酒潘公吃央不過多吃了兩盃當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乾爺去床上睡一睡和尚叫兩個師哥只一扶把這老兒揹在一個淨房裡去睡了這里和尚自勸道娘子再開懷飲幾盃那婦人一者有心二乃酒入情懷自古道酒亂性色迷人那婦人三盃酒落肚便覺有些朦朦朧朧上來口裡嘈道師兄你只顧央我吃酒做甚麼和尚扯着口嘻嘻的笑道只是敬重娘子那婦人道我吃不得了和尚道請娘子去小僧房裡看佛牙那婦人便道我正要看佛牙則個這和尚

亦妙

把那婦人一引引到一處樓上却是海闍黎的臥房鋪設得十分整齊那婦人看了先自五分歡喜便道你端的好箇臥房乾乾淨淨和尚笑道只是少一個娘子那婦人也笑道你便討一個不得和尚道那里得這般施主婦人道你且教我看佛牙則個和尚道你叫迎兒下去了我便取出來那婦人道迎兒你且下去看老爺醒也未迎兒自下的樓來去看潘公和尚把樓門闔上那婦人道師兄你闔我在這里怎的這賊秃淫心蕩漾向前捧住那婦人說道我把娘子十分錯愛我為你下了兩年心路今日難得娘子到此這個機會作成小僧則僧那婦人又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騙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饒你和尚跪

情狀
刻畫
真

下道只是娘子可憐見小僧則個那婦人張着手說道和尚家倒會纏人我老大耳刮子打你和尚嘻嘻的笑着說道任從娘子打只怕娘子閃了手那婦人淫心也動便樓起和尚道我終不成真個打你和尚便抱住這婦人向床前卸衣解帶共枕歡娛正是

不顧如來法教難遵佛祖遺言一個色胆歪斜骨甚丈夫利害一個淫心蕩漾從他長老埋冤這個氣喘聲嘶却似牛勳柳影那一個言嬌語濫渾如鶯囀花間一個

耳邊訴雨意雲情一個枕上說山盟海誓闍黎房裡翻

為快活道場報恩寺中反作極樂世界可惜菩提甘露

水一朝傾在巧雲中

惡道

野

從古及今先人留人兩句言語單道這和尚家是鐵裡蛀
虫凡俗人家豈可惹他自古說這禿子道

色中餓鬼獸中狻 弄假成真說祖風 此物只宜林
下看 豈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兩個雲雨纏罷那和尚樓住這婦人說道你既有心
干我我身死而無怨只是今日雖然虧你作成了我只得
一霎時的恩愛快活不能勾終夜歡娛久後必然害殺小
僧那婦人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尋思一條計了我的老
公一箇月倒有二十來日當牢上宿我自買了迎兒教他
每日在後門裡伺候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時便撥一個
香卓兒出來燒夜香爲號你便入來不妨只怕五更睡着

了不知省覺却那里尋得一個報曉的頭陀買他來後門
頭大敲木魚高聲叫佛便好出去若買得這等一個時一
者得他外面策望二乃不教你失了曉和尚聽了這話大
喜道妙哉你只顧如此行我這里自有個頭陀胡道人我
自分付他來策望便了那婦人道我不敢留戀長久恐這
厮們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不要悞約那婦人連忙再
整雲鬟重勻粉面開了樓門便下樓來教迎兒叫起潘公
慌忙便出僧房來轎夫吃了酒麪已在寺門前伺候海闍
黎只送那婦人到山門外那婦人作別了上轎自和潘公
迎兒歸家不在話下却說這海闍黎自來尋報曉頭陀本
房原有個胡道今在寺後退居裡小庵中過活諸人都叫

他做胡頭陀每日只是起五更來敲木魚報曉勸人念佛
天明時收畧齋飯海和尚喚他來房中安排三盃好酒相
待了他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子無功
怎敢受祿日常又承師父的恩惠海闍黎道我自看你是
個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剃你爲僧這些
銀子權且將去買些衣服穿着胡道感激恩念不盡海闍
黎日常時只是教師哥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待節下又
帶挈他去看經得些齋襯錢胡道感恩不淺尋思道他今
日又與我銀兩必有用我處何必等他開口胡道便道師
父但有使令小道處即當向前海闍黎道胡道你旣如此
好心說時我不瞞你所有潘公的女兒要和我來往約定

後門首但有香卓兒在外時便是教我來我却難去那里
楚若得你先去看探有無我總可去又要煩你五更起來
叫人念佛時可就來那里後門頭看没人便把木魚大敲
報曉高聲叫佛我便好出來胡道便道這個有何難哉當
時應允了期日先來潘公後門首討齋飯只見迎兒出來
說道你這道人如何不來前門討齋飯却在後門裡來那
胡道便念起佛來裡面這婦人聽得了已自瞧科便出來
後門問道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胡道應道
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教人省睡晚間宜燒些香教
人積福那婦人聽了大喜便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
來布施他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背便對那婦人說道小道

便是海閣黎心腹之人特的使我先來探路那婦人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間你可來看如有香卓兒在外你可便報與他則個胡道把頭來點着迎兒取將銅錢來與胡道去了那婦人來到樓上却把心腹之事對迎兒說了自古道人家女使謂之奴才但得了些小便宜如何不隨順了天大之事也都做了因此人家婦人女使可用而不可多却又少他不得古語不差有詩爲証

送暖偷寒起禍胎 壞家端的是奴才 請看當日紅

娘事 却把鶯鶯哄得來

且說楊雄此日正該當牢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去自監裡上宿這迎兒得了些小意見巴不到晚自去安排了香

卓兒黃昏時撥在後門外那婦人却閃在旁邊伺候初更左側一個人帶頂頭巾閃將入來迎兒問道是誰那人也_○不荅應便除下頭巾露出光_○波來這婦人在側邊見是海和尚罵一聲賊秃倒好見識_○兩個廝樓廝抱着上樓去了迎兒自來撥過了香卓兒閃上了後門也自去睡了他兩箇當夜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魚似水快活淫戲了一夜自古道莫說歡娛嫌夜短只要金鷄報曉遲兩箇正好睡里只聽得咯咯地木魚嚮高聲念佛和尚和婦人夢中驚覺海閣黎披衣起來道我去也今晚再相會那婦人道今後但有香卓兒在後門外你便不可負約如無香卓兒在後門你便切不可來和尚下床依前戴上頭巾

迎兒開後門放他去了自此爲始但是楊雄出去當牢上宿那和尚便來家中只有個老兒未晚先自要去睡迎兒這個丫頭已自是做一路了只要瞞石秀一個那婦人淫心起來那里管顧這和尚又知了婦人的滋味兩個一似被攝了魂魄的一般這和尚只待頭陀報了便離寺來那婦人專得迎兒做脚放他出入因此快活偷養和尚戲耍自此往來將近一月有餘這和尚也來了十數遍且說這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自在坊裏歇宿常有這件事掛心每日委決不下却又不曾見這和尚往來每日五更睡覺不時跳將起來料度這件事只聽得報曉頭陀直來巷裡敲木魚高聲叫佛石秀是個乖覺的人早瞧了八分冷地裡思量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連日來這裡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當是十一月中旬之日五更石秀正睡不着只聽得木魚敲嚮頭陀直敲入巷裡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普度衆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石秀聽得叫得蹣蹣便跳將起來去門縫裡張時只見一個人戴頂頭巾從黑影裡閃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是迎兒來關門石秀見了自說道哥哥如此豪傑却恨討了這個淫婦倒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這等勾當巴得天明把猪出去門前挑了賣箇早市飯罷討了一遭賒錢日中前後逕到州衙前來尋楊雄却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雄楊雄便問道兄弟那里去來石秀道因討賒錢就來尋哥哥楊雄

石家三
即却衣
是葵漢

道我常爲官事忙併不曾和兄弟快活吃三盃且來這里
坐一坐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橋下一個酒樓上揀一處
僻淨閣兒裡兩個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
鮮案酒二人飲過三盃楊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楊雄
是個性急的人便問道兄弟你心中有些什麼不樂莫不家裡
有甚言語傷觴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有甚話兄弟感承
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麼楊雄道兄弟
何故今日見外有的話但說不妨石秀道哥哥每日出來
只顧承當官府却不知背後之事這個嫂嫂不是良人兄
弟已看在眼裡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見得仔細忍不住
來尋哥哥直言休怪楊雄道我却無背後眼你且說是誰

石秀道前者家裡做道場請那個賊秃海閣黎來嫂嫂便
和他眉來眼去兄弟都看見第三日又去寺裏還血盆懺
願心兩個都帶酒歸來我近日只聽一個頭陀直來巷內
敲木魚叫佛那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看
見果然是這賊秃戴頂頭巾從家裏出去似這等淫婦要
他何用楊雄聽了大怒道這賤人怎敢如此石秀道哥哥
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
三更後却再來敲門那厮必然從後門先走兄弟一把拏
來從哥哥發落楊雄道兄弟見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
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楊雄道我明日約你便是兩個再
飲了幾盃筭還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得酒肆各散了有

詩爲証

飲散高樓便轉身 楊雄怒氣欲沾巾 五更專等頭

陀過 準備鋼刀要殺人

只見四五個虞候叫楊雄道那里不尋卽級知府相公在
花園裡坐地叫尋卽級來和我們使棒快走快走楊雄便
分付石秀道本官喚我只得去應答兄弟先回家去石秀
當下自歸家裡來收拾了店面自去作坊裡歇息且說楊
雄被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使了幾回棒知府看了大喜
叫取酒來一連賞了十大賞鍾楊雄吃了都各散了衆人
又請楊雄去吃酒至晚吃得大醉扶將歸去那婦人見丈
夫醉了謝了衆人却自和迎兒撫上樓梯去明晃晃地點

這也是
人情之
所必至

着燈燭楊雄坐在床上迎兒去脫鞦韆婦人由興他除頭巾
解巾幘楊雄看了那婦人一時驀上心來自古道醉是醒
時言指着那婦人罵道你這賤人賊妮子好反是我結果
了你那婦人吃了一驚不敢回話且伏侍楊雄睡了楊雄
一頭上床睡一面口裡恨恨地罵道你這賤人腌臢潑婦
那厮敢大虫口裡倒涎我手裡不到得輕輕地放了你那
婦人那里敢喘氣直待楊雄睡着看看看到五更楊雄酒醒
了討水吃那婦人便起昏碗水遞與楊雄吃了桌上殘燈
尚明楊雄吃了水便問道大嫂你夜來不曾脫衣裳睡那
婦人道你吃得爛醉了只怕你要吐那里敢脫衣裳只在
脚後倒了一夜楊雄道我不曾說甚麼言語那婦人道你

淫婦奸
如見
如見

往常酒性好但吃醉了便睡我夜來只有些兒放不下楊
雄又問道石秀兄弟這幾日不曾和他快活吃得三杯你
家裡也自安排些請他那婦人也不應妙自坐在踏床上眼
淚汪汪口裡嘆氣楊雄又說道大嫂我夜來醉了又不曾
惱你做甚麼了煩惱那婦人掩着淚眼益只不應楊雄連問
了幾聲那婦人掩着臉假哭楊雄就踏床上扯起那婦人
在床上務要問道為何煩惱那婦人一頭哭一面口裡說
道我爺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不
想半路相拋今日嫁得你十分豪傑益却又是好漢誰想你
不與我做主楊雄道又作怪誰敢欺負你我不做主那婦
人道我本待不說却又怕你着他道見欲待說來又怕你

天此下有
如妙
手活妙
書出活
人來

忍氣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麼地來那婦人道我益說與
你你不要氣苦自從你認義了這個石秀家來初時也妙好
向後看看放出刺來見你不歸時如常看了我說道哥哥
今日又不來嫂嫂自睡也好冷落我只不采他不是妙一日
了這個且休說昨日早晨我在厨下洗額項這厮從後走
出來看見没人從背後伸隻手來摸我妙曾前道嫂嫂你有
孕也無被我打脫了手本待要聲張起來又怕鄰舍得知
咲話裝你的望子巴得你歸來却又濫泥也似醉了又不
敢說我恨不得吃了他你兀自來問石秀兄弟怎的這婦
人反坐石秀有詩為証

可怪潘姬太不良 偷情潛自入僧房 彌縫翻害忠

金瓶梅詞話卷之四十五

金瓶梅

貞客 一片虛心假肚腸

楊雄聽了心中火起便罵道盡龍盡虎好難盡骨貨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廝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閣黎許多事說得個沒巴鼻眼見得那廝慌了便先來說破使個見識口裏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赶了出去便罷楊雄到天明下樓來對潘公說道宰了的牲口醃了罷從今日便休要做買賣一霎時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將了肉出來門前開店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翻了石秀是箇垂覺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因楊雄醉裡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吃這婆娘使個見識擬定是反說我無禮他教楊雄叫收了肉店我若便和他分辨教楊雄出醜我且退一步了傑自却別作計較石秀便去作坊裡收拾了包裹楊雄色怕他羞耻也自去了石秀捉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來辭潘公道小人在宅上打攪了許多時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鋪面小人告回帳目已自明明白白並無分文來去如有毫釐昧心天誅地滅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不敢留他石秀相辭去了却只在近巷內尋個客店安歇賃了一間房住下石秀却自尋思道楊雄與我結交我若不明白得此事在送了他的性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心中怪我我也沒分別不得務要與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起個四更便見分曉在店裡住了兩日却去楊雄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蓋

真忠家

了兩日却去楊雄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蓋

從容中
禮如此
聖人聖

出去石秀道今晚必然當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當晚
回店裡睡到四更起來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地
開了店門逕蹙到楊雄後門頭巷內伏在黑影裡張時却
好交五更時候只見那個頭陀挾着木魚來巷口探頭探
腦石秀一閃閃在頭陀背後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手把
刀去額子上閣着低聲喝道你不要掙扎若高做聲便殺
了你你只好好實說海和尚叫你來做怎地頭陀道好漢
你饒我便說石秀道你快說我不殺你頭陀道海闍黎和
潘公女兒有染每夜來往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車兒爲
號喚他入鉢五更裡却教我來打木魚叫佛喚他出鉢石
秀道他如今在那里頭陀道他還在他家裡睡着我如今

敲得木魚響他便出來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
頭陀身上剥了衣服奪了木魚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被
石秀將刀就項上一勒殺倒在地頭陀已死了石秀却穿
上直裰護膝一邊插了尖刀把木魚直敲入巷裡來海闍
黎在床上却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連忙起來披衣下樓
迎兒先來開門和尚隨後從後門裏閃將出來石秀兀自
把木魚敲響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顧敲做甚麼石秀也不
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跌放翻按住喝道不要高則聲高
則聲便殺了你只等我剥了衣服便罷海闍黎知道石秀
那里敢掙扎則聲被石秀都剥了衣裳赤條條不着一絲
悄悄去屈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搨死了却把刀來放在

頭陀身邊將了兩個衣服捲做一捆包了再回客店裡
輕地開了門進去悄悄地關上了自去睡不在話下却說
本處城中一個賣糕粥的王公其日早挑着一担糕粥點
個燈籠一個小猴子跟着出來趕早市正來到死屍邊過
却被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担糕粥傾潑在地下只見小猴
子叫道苦也一個和尚醉倒在這里老子摸得起來摸了
兩手血跡叫聲苦不知高低幾家鄰舍聽得都開了門出
來把火照時只見遍地都是血粥兩個屍首倘在地上衆
鄰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陳告正是禍從天降灾向
地生恰似破屋更遭連夜雨漏航又遇打頭風王公畢竟
被衆鄰舍拖住見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日嗚呼天下豈少有用之人哉特無用之者耳如
石家三郎楊雄用之便得他氣力且石秀爲人非一勇
之夫委婉詳悉矢不妄發發無不中的的大有用人嗚
呼今天下豈少石秀其人哉特無楊雄耳可嘆可嘆
又曰描畫淫婦人處非導慾已也亦可爲大丈夫背後
之眼鄭衛之詩俱然



